

澳新内幕

〔美〕约翰·根室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K961.19/1

澳 新 内 幕

〔美〕约翰·根室著

符 良 琼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John Gunther
**INSID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72

根据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澳 新 内 幕

〔美〕约翰·根室著

符 良 琼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8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2 字数 358,000

1979 年 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 3188·10 定价: 1.45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前言

美国记者约翰·根室于1936年发表《欧洲内幕》一书后，曾连续发表《亚洲内幕》、《拉美内幕》、《美国内幕》、《非洲内幕》、《今日俄国内幕》、《今日欧洲内幕》和《南美内幕》等书，以介绍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种族以及社会习俗而闻名于世。本书是根室的最后一部著作，书还没有写成，作者便于1970年病逝。后来，另一个美国记者威廉·福比斯根据根室汇集的大量资料，续成此书。本书涉及的范围较广，资料较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介绍澳、新等国情况时，尤其谈及当地原始居民和非白人移民时，不时暴露出殖民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另外，涉及我国时，也有歪曲事实的地方。凡此种种，希望读者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本书。



(按原图译制)

目 录

关于本书写作情况的说明·····	1
第 一 章 澳新地区的特征·····	5
第 二 章 大自然没有完工的大陆·····	11
第 三 章 从罪犯殖民地到联邦·····	26
第 四 章 幸运之邦·····	46
第 五 章 澳式橄榄球——及其他艺术·····	71
第 六 章 土著(一);老练的野蛮人 ·····	92
第 七 章 土著(二);他们在今天的作用 ·····	109
第 八 章 工党与自由党之争·····	123
第 九 章 澳大利亚归谁所有? ·····	151
第 十 章 悉尼和新南威尔士州·····	170
第 十 一 章 堪培拉·····	193
第 十 二 章 墨尔本和维多利亚州·····	207
第 十 三 章 塔斯马尼亚州内幕·····	232
第 十 四 章 阿德雷德和南澳大利亚州·····	248
第 十 五 章 西澳大利亚州的黄金国·····	270
第 十 六 章 横越灼热的北方·····	287
第 十 七 章 达尔文和阿利斯斯普林斯·····	295
第 十 八 章 蔚为壮观的昆士兰州·····	306
第 十 九 章 新几内亚;男人和假发,女人和猪·····	323
第 二 十 章 纽几尼;未来的国家 ·····	349
第二十一章 新西兰;巍然高耸的阿尔卑斯山	

	和只会走路的禽鸟·····	374
第二十二章	新西兰：白种人和毛利人·····	395
第二十三章	新西兰：政治、牧草与陶器·····	420
第二十四章	澳新地区如何与亚洲相适应·····	438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几点想法·····	452

关于本书写作情况的说明

约翰·根室在澳大利亚和它的邻近地区度过了五个月，他到处旅行——从新几内亚塞匹克河边的一个村庄，到澳大利亚各州的首府，再到新西兰的南北两岛。这是1969年后期到1970年1月底的事，以后，他便回到纽约着手写这本书。象他的另外几本《内幕》书一样，他不是从头到尾依次写来，而是喜欢先写某些中间的章节。我同根室素不相识，但从他已经写下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开始这项工作，也和他在写其他作品时一样，是心情愉快和充满热情的。突然，1970年5月底，根室因病住院。不到一星期，他便去世了，患的是癌症；在这以前不论是他本人或是旁人都不知道他已经得了这种病。

他的死完全出人意外，使得这本书只留下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远远没有完成，必须对它的命运作出某种决定。究竟能不能够、并且需要不需要写完它呢？为这项工作准备的资料浩如烟海：四十本厚厚的笔记簿，记载着根室采访和观察得来的材料，数不清的写下片言只语的小纸片（这是他的一个宝库，记录了许许多多一闪即逝的想法），根室搜集到的装订成一百五十册的文献，还有从他丰富的个人资料室选来的堆积如山的剪报——其中大部分作了分类并且标了记号——以及许多稀奇古怪的备忘记录，其中甚至包括一份新西兰合作牛奶有限公司的年度报告。一些装满彩色卷宗的木箱里全是信件、静电复印资料、菜单、照片和文摘。当然还有根室已经写好的一些章节、全书的提纲，以及可以用来指导读者的他的《自传片断》（其中描述了他写作的经过）。这些材料是宝贵的，但

更加宝贵、不可缺少的是约翰的夫人珍妮。她曾经陪伴根室一同周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过每一次采访，回到旅馆房间里又跟他促膝倾谈，他们过去在其他大陆旅行时都是这样的。她对根室打算怎样写出这本书了解得非常透彻，并且渴望找一个人来一起写好它。

决定物色一位作家来承担这项任务。1970年7月的一个早晨，我在蒙大拿州密苏拉城寓所的电话铃响了。当时，正值我干了二十年《时代》周刊的作者、高级编辑和记者工作之后，在那儿过着悠游闲散的生活。电话是哈珀和罗出版公司的高级编辑卡斯·坎菲尔德打来的，他是从我多年的老朋友、《时代》出版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理查德·克勒曼那儿听说到我的情况的。按照坎菲尔德的建议，我动身到珍妮·根室的夏季别墅所在地——佛蒙特州的格林斯堡去。完成本书的这项工作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我钦佩根室先前的作品，尤其是那本关于南美洲的书；我为《时代》周刊写稿，多年来走遍了那个大陆，而就在我开始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发现根室的书提供了有关我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九个国家的许多有用的调查材料。此外，想到可以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极其吸引美国人想象力的地方进行了解和写作，就使我兴趣盎然。我觉得那是成千上万读者所需要的，这件工作值得一做。珍妮·根室认为我能够圆满地写好这本书，我也认为这项安排是确实可行的。

不久，为这本书准备的几百磅文件资料运抵密苏拉机场，于是我便着手来完成它，根据根室的提纲，只作了少许的改动。后来我也花了一段时间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不是根室已经为它写了报道和作过采访的话，这段时间就太短促了。我旅行的目的仅仅是想要更好地感受一下这本书所叙述的对象，做到心中有数，以便理解根室的笔记，同时听听这两个国家的言谈和语音。

我根据根室已经做的工作和我自己的印象与研究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高兴地发现，每当我需要一个特

别的例子或事实，甚至是需要一个转换话题的材料时，总会有一条根室的笔记供我得心应手地选用。确实，正当写到一半时，澳大利亚更换总理，而根室的笔记中就记有他当时与担任新总理的那个人会见的情况。我逐渐为这本具有双重作者的书发展出一种形式和格调。例如，开始时我不去更动根室用第一人称写下的段落，有时甚至还加上一个“我”——指根室，当这个字似乎是自然而然从他的笔记中直接流出来的时候就这样安排。可是后来我想，这样做会使这本书读起来令人感到松散和不协调。于是在修改时我就把定稿中所有的“我”字全删掉了。至于这本书总的写法是，根室尊重事实，渴求把事情叙述得饶有趣味；他喜欢追根问底、富于好奇心，一心想把文章写得透彻；这些方面我相信我都和他一样。根室珍视并且利用他偶然碰到的每一件趣闻（即使这个材料只不过是一张火车时刻表），然而他使用材料时一向审慎，并且只有经过严格查对以后才使用它们。我也力求这样做。我并没有试图“写得象根室一样”，但是我采纳了一些标志他文章风格的笔调，使用了他笔记中的段落，并且照他的方法来写。我喜欢设想这本书多少已经写得象根室原来想要写成的那个样子。根室无疑是一位多面手作家，他，可以毫不牵强的说，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写作对象的。他认为那些专门家们所能提供的景象过于狭小，无法满足我们大多数人的要求。我试图把这个原则也运用于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同他的所有其他《内幕》书一样，这样做是为那些对这两个国家所知很少而又想要多知道千百倍的读者们着想的。

约翰·根室在他为这篇序言所准备的笔记中说，这是“第八本《内幕》（或许是第九本？）”。这是第九本，不过由于根室急于要再写一本，因此没顾得坐下来数一数已经写过几本了。他想要把“澳大利亚的魅力和重要性”写出来，他认为“新西兰应当能够引起特殊的兴趣，因为现代还没有一本象我这样来描写它的书”。我还要说，根室和我都觉得这两个国家十分可人，纵然读者会发现一些

批评它们的段落。我在书末还要向许多协助完成本书的人士表示谢意,但是这里我特别要向美丽的、富有鉴赏力的、善于观察的、诚意合作的并且是反应灵敏的珍妮·根室(她是讨厌使用一连串形容词的)致敬。她自始至终给我帮助和批评,使这本书更为准确、明白、中肯和坦率。

威廉·H·福比斯

第 一 章

澳新地区的特征

澳大利亚的历史……读起来不象历史，而象是一些最美丽的谎言。并且是一种崭新的谎言，决不是那些听厌了的陈词滥调。其中充满了惊奇、冒险、冲突、矛盾和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全是真实的，全是确有其事的。

——马克·吐温：《赤道旅行记》

一提起澳大利亚，人们就会想起它那些殖民地时期的莽汉来，这些人，象一首古老民歌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人物。这个勇猛的形象又使人联想起莽汉们的祖先——从英国送到这里的罪犯，也想起这些早期定居者们的子孙后代——那些把澳洲军帽的阔边高高翘起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打仗的人。从这些传奇式的人物身上，人们又会转而联想起澳大利亚内地那地狱一般的沙漠，想起那献出它们脊背上的蔽身绒毛供英国人保暖的千百万头美利奴羊，想起大袋鼠、小袋鼠和鸭嘴兽。这就是传统的澳大利亚。在今天，从澳大利亚人那种蔑视权势的高傲态度上，从那些珍奇罕见的动植物身上，你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个传统的澳大利亚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回转身来面对今天的澳大利亚：这是一个突然发现全国遍地都是丰富矿藏的国家，这是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它的两个大城市在人口上可以和美国除最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城市相比，这个国家近来正接受着大批南斯拉夫人、波兰人、

意大利人以及美国人的移民浪潮的冲刷，并且这个国家已经把它昔日与英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改换成对日本的依赖。新西兰所发生的变化也是同样，只是程度上稍差一些。新西兰这个国家一度是为满足英国人对于奶油和羊排的胃口而存在的，而现在却正在变成一座生产收割机、木材和新闻纸的工厂。

世界主义的城市化的澳大利亚人代替了从前那种“规矩老实的挖金者”，从事工业的新西兰人代替了昔日的牧羊人，这两个新形象的出现显示着过去十年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澳大利亚，这些变化震撼了整个国家，而在新西兰，这种变化也正在把一个自得其乐的国家推向现代化，并且使它适应外部世界。较为显著的变化是这一些：

一，一个半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喜欢人家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一个放错了位置的部分，而现在则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邻国的繁荣昌盛和它们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它们和日本有着生命攸关的经济联系；迫切需要了解东方人的想法，并且越来越感到必须找到一种与中国共处下去的方式。从军事上说，已被英国抛弃的澳大利西亚^① 现在又发现，美国由于退出印度支那，因而也削弱了对它所承担的义务。总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感觉到，好也罢歹也罢，它们到头来必将成为置身于褐色人种大海中间的两个白人国家。

二，澳大利亚的经济由于发现神话般大量的铁矿、铝矾土矿、镍矿和其他矿藏而受到刺激，正在爆炸似地增长，这样便既需要、同时也促进了大规模的、使社会改变面貌的移民热潮。新西兰虽然没有引进大量移民，但是在增加人口方面，按国家大小比例而论，它已经设法做到甚至超过了澳大利亚。

三，澳大利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从前几乎完全来自英国投资

^① 这个多少有些灵活的称呼在这里是指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

者，而现在大部分来自美国，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买主日本也作了可观的投资。因此许多对澳大利亚关系重大的决策一向是在其他国家做出的。对于外来资金，澳大利亚人是感激的，但同时也为此担心苦恼。

四，生活方面出现了质的飞跃，日趋优雅时新，澳大利亚尤其如此。居民喜欢痛饮啤酒、穿着大膝盖裤子、不管什么事都想“试一下”的澳大利亚正在逐渐消逝，一个有风度、有礼貌、有教养、有文化的澳大利亚正在发展成熟。全是木头建筑的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正越来越象是一个南太平洋上的旧金山。总之，这两个国家都甩开了它们过去那种不仅习以为常，而且非常欣赏的迟钝气氛。

这些是新近发生的变化；至于这两个国家生活中那些更为持久不变的性质，后面也要谈到。

世界上其他地区大都不熟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详情，但是全世界都感觉到，这是两个值得更加关心的国家。美国人当中能够说出澳大利亚六个州名的人寥寥无几，这个缺点说起来尤其不好意思，因为成百万的澳大利亚人都说得出口美国大部分的州名来。西欧人中，除了英国人，有几位能立刻说出新西兰的首都究竟是奥克兰呢，还是惠灵顿？然而，尽管千百万美国人和欧洲人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只略知一二，但是他们确实知道这些对跖地^①国家的确是大有可为的。那儿的生活，正如一位美国移民所说，大概是“比较健康些，比较轻松容易些”。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大约有五百多万美国人愿意移居到澳大利亚去，这个数目足够使当地的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

这种想做一个澳大利亚人的急切心情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一种奇特的怀乡病造成的，他们渴望找到一个与早期的美国相仿佛的地方，较少难对付的问题来烦人心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具有五十

^① 对跖地是指在地球南北两半球上位置正好相反的两块陆地，英国人习惯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欧洲的对跖地，并用这个名称称澳新两国。——译者

年代美国的那种天真单纯，那时候，只要是发展便都是好事情。在澳大利亚，至少还有一种新边疆的味道——大量没有开发过的（或许是无法开发的）土地资源和不断发现的矿藏表明这里大有可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然也着实关心环境问题，但是这里令人感到绝望的受到污染的河流还为数很少。人们看来很乐观，认为他们不会让洛杉矶的命运在这里重演。人口需要增加，农场和工厂的工人需要增加，这当然就冲淡了家庭中子女过多的忧虑。这里的报纸也时常大吹大擂地提出一些全国性的问题来，但是和其他国家那些伤透脑筋的事相比，却有点儿装腔作势的味道。

然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不是刚诞生的国家，只落后于美国二十年。墨尔本有人定居比丹佛早得多，而悉尼比墨尔本更早。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塔斯马尼亚就每年举行一次内地狩猎会。整整一个世纪以前，新西兰就进行过一次和美国印第安人战争相类似的战争。总之，这两个国家都是有传统的。一百多年前，墨尔本就有了一座可容四千人的剧场、一所大学、一个动物园、一个跑马场、用煤气灯照明的街道，还有轻气球升空游览。居民吃的是烤黑天鹅配上葡萄美酒这样的文明佳肴。长久以来，堂皇富丽的住宅在澳大利亚已经如星罗棋布。

还想讲一点水的重要性。干旱制约着澳大利亚的全部生活，甚至城市居民也都意识到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吉伯^①平原”的边缘上，在这个平原里可能一连几年不下雨，河水也可能断流。这块地方干燥到这种程度：当地的土著挖开土层寻找湿沙“泉”，把沙子含在嘴里，吸取水分后再吐掉，这样来维持生存。在塞杜纳，环绕大陆的公路南边一段的路旁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往西七百七十英里再无可靠水源”。唯一一条较大的河流墨累河的水，因为沿途到处引去灌溉农田，都汲干用尽了，流进海里的已经很少，

① 吉伯：澳大利亚语，意思是沙漠中光滑的圆石块。——译者

而按澳大利亚人的理想,最好是把河水完全保存住,一滴也不让它流入大海。水可以使千百万英亩的土地繁荣兴旺,水可以大大提高这块大陆维持人类生命的能力,而这样一来,也许还会把这块地方变成一个军事征服的目标呢,如果世界上其他地区人口过多、容纳不下的话。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古老的笑话,大意是说:澳大利亚要成为伊甸园,所缺的只是水,而地狱所缺的也正是水。

干旱之外,这里还有一种海隔天涯、与世隔绝的感觉。墨尔本街头有一幅大广告,写着:“请乘广塔斯航空公司飞机到世界去”——而这个世界似乎确实是个远在天边的地方。从纽约飞悉尼,最快也要二十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把这个叫作“距离的暴政”,这种因素影响了整个生活。举个例子来说,正是因为相隔万里,而并不是不顾路远迢迢,英国当初才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来。新西兰的画家从历史上一向具有独特的风格,因为距离使他们无法引进法国或英国的流派。与世隔绝也同样说明了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动植物——诸如袋鼠、桉树、鸸鹋、灰白水龙骨^①——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动植物会显著不同。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在澳大利亚国内,是辽阔的距离把它的历史和现代生活造成了现有的样子。西澳大利亚的佩思距悉尼有两千英里,象这样的城市,就其与世隔绝的情况来讲,可以与火奴鲁鲁相比。为了探索这个令人生畏的空间,曾经进行过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象刘易斯和克拉克^②在美国所进行的那种史诗般的探险。

其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在五、六个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别。澳大利亚最热的地方属于炎热带性气候;新西兰最冷的地方属于亚寒带气候。澳大利亚干燥;新西兰则雨水充足。澳大

① 一种高大如树的蕨类植物。——译者

② 梅里韦瑟·刘易斯(1774—1809)和威廉·克拉克(1770—1838)是美国早期的两个著名探险家,他们组成“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在1804—1806年勘探了美国西部地区。——译者

利亚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搞不好，为此感到内疚；而新西兰的白人和毛利人则组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多民族社会。澳大利亚虽曾派出过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员去国外作战，但在它的国土上却从未发生过较大的流血事件；而新西兰当白人从毛利人手中夺走最高权位的时候，曾经遭受过毁灭性的战争创伤。澳大利亚由于接受了数百万移民，正越来越变得五方杂处；而新西兰除了波利尼西亚人外仍然墨守成规，富有英国风味。澳大利亚用石块建造房屋；新西兰则用木材建造。甚至这两个国家的鸟类和树木也彼此迥然不同。最后，其实也很简单，澳大利亚人让人觉得他是个澳大利亚人，而新西兰人则让人觉得他是个新西兰人——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政治哲学上的左倾确是两国间的一个共同点，虽然都决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尽管两国的公用事业甚至少数工业部门实行了广泛的国有化。两国的左翼政党都反对进一步国有化。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部分时间在执政的右翼政党，则一方面接受了现存的国有化程度，一方面也继续支持自由企业——资本主义仍然是富有潜力的，健壮的。

总之，这里是两个以稳定、繁荣和健全闻名于世的国家。但同时它们也包含有许多许多层富有兴趣、色彩、甚至是令人激动的东西，把这些揭示出来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情。让我们就来谈下去，先用几章篇幅讨论一下澳大利亚，然后谈谈新西兰，最后再把它们合在一起谈。